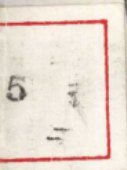


摄魂之地

董秀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 者：董秀英
责任编辑：张 维
封面设计：鞠洪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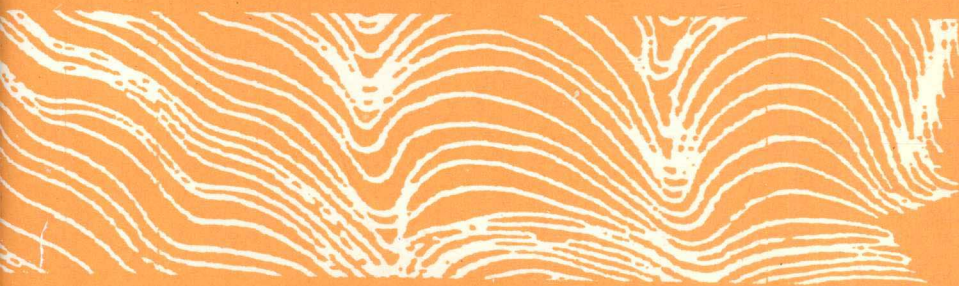
ISBN 7 - 222 - 00948- 5 / I · 241

定价：4.50 元

摄魂之地

董秀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01第

摄魂之地

董秀英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6 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22-00948-5/I·241 定价: 4.50元

想动。

说它是道沟，五六月间老天放下来大水，它接留的水大得漫过人头顶，过路人得爬山绕路走。

不管是沟是河，总有水从石头缝里挤出来。不管老天掉泪不掉泪，流淌的水只走得动五六里就要躲进地底下。

水下去的地方叫落水洞。落水洞不冷落，右边有个岩燕洞，左边还有个蝙蝠洞。两个洞都鼓着眼睛瞪着落水洞。

岩燕洞，洞口宽宽不养大树，不生长草，稀稀拉拉的小狗尾巴草摇头晃脑。

白天，洞外的亮光晃晃悠悠飘进洞里，瞧得清挨着洞口处的石墙像是被什么东西咬过，一串串的牙齿印。

石墙顶上有岩燕窝，不生毛毛的小岩燕伸长脖子喊爹叫妈。

昨天晚上，岩燕洞的火塘边，睡过一对男女。女的头发长长叫叶嘎，男的壮壮实实叫岩嘎。

今早上，叽叽喳喳的小岩燕没叫醒叶嘎，洞外的亮光晃到了叶嘎的脸上，叶嘎一骨碌翻爬起来，只有火塘孤伶伶地挨着她。岩嘎不见了。

一对岩燕从远处回来，把含来的小虫虫喂到张着大嘴巴的小岩燕嘴里。

看着小岩燕，叶嘎想到了阿爹。

她小的时候，阿爹抱着她，把嚼细的干巴嘴贴嘴地喂进她的嘴里。

小岩燕吃了小虫虫还要喝凉水，它们的爹妈又忙着去含水。

叶嘎的心望得潮乎乎地想哭，转身跑去找岩嘎。

岩嘎拖着湿漉漉的大脚丫，拎着串用草秆穿着的大头鱼

来到了洞口。“走，我们烧鱼吃。”

“我会摸鱼，你咋个不带我去！”叶嘎恼了。岩嘎笑了。

“填饱肚皮我再带你去。”

叶嘎把鱼放在冬叶上包好，埋进火塘的烫灰里。

洞外来了太阳。

亮光一股跟着一股地射了进来，叶嘎借着亮光细细地瞧着四周。

她的眼睛被一块石壁定住了。

“叶嘎，鱼烧熟了。”

叶嘎不回答，她被石壁上的东西震住了。

石壁上画着三幅画。

第一幅叫叶嘎心跳：

一对姑娘伙子并排跪着，他们面前站着一对上了岁数的汉子人和婆娘人。

那姑娘黑黑的长发披散在脑后，短短的黑上衣被前胸顶得高高的，露出了腰杆上的一截肉。血红色带两道黑的筒裙紧紧地裹着她的大腿和屁股肉。脚杆、手杆、脖子上还箍着藤篾圈。

那伙子粗粗的黑发直冲冲，光光的身子上鼓着一团团肉，一条黑色麻线条把大胯下的东西蒙得紧紧呢。

站着的汉子人，大高个子。旁边的婆娘人只有他的肩膀高。

汉子的胸前、肩头、手杆、大小腿上，冒起一团团肌肉。婆娘虽说不高大，她的身子肉还是紧绷绷的。她光着上身，两团大奶还像姑娘那样高高翘起。

画上的汉子人和婆娘人捧着一床麻线被单，一条麻线筒裙，一块男人兜胯的麻布条交给跪着的姑娘伙子。

叶嘎的心热辣辣的。

第二幅让叶嘎脸红：

姑娘系着麻线筒裙，伙子兜上麻线布条，俩人身披麻线被单，跪在汉子人和婆娘人面前磕头。

叶嘎心头热辣辣地像团火，烧到了脸上，叶嘎偷偷地望了一眼岩嘎。岩嘎痴呆呆地望着叶嘎。

第三幅使叶嘎气恼恼地：

汉子人和婆娘人在一方，姑娘和伙子站在另一方，他们背对着背，朝着相反的方向抬脚。婆娘人和汉子人走去的是黑森森的老林。姑娘和伙子去的地方是一幢幢竹掌楼房。

叶嘎眼泪哗哗地流淌着。岩嘎走过来挨着她。

石壁下的平台上放着叶嘎阿妈织的麻线被单，半截筒裙，一块男人的兜胯布。

叶嘎抓过麻线被单披在岩嘎和自己的身上，俩个人对着石壁上的汉子人和婆娘人磕了头。

叶嘎捧起了给男人的兜胯布，对着画磕头。

“阿爹阿妈，从今天起，我做岩嘎的婆娘，给他生娃娃。”

岩嘎捧起了叶嘎阿妈织的半截筒裙给叶嘎。

“老丈人老丈母，我拿叶嘎做婆娘，我跟她一起苦活过日子。

叶嘎和岩嘎在岩燕洞磕头成了家，离开了岩燕洞。

肉胆困困一强冒，土腿小八，手，走前，前脚前干好
困西，良土管光敏。前脚前干好，肉王良前脚，大高不前是敏
前脚前干好，肉王良前脚，大高不前是敏
前脚前干好，肉王良前脚，大高不前是敏

人血膏... 草草... 2... 笑笑... 去去...

这是个砍人头祭谷的季节。
刚刚醒来的太阳爬上了山顶，布绕克山的三岔口上冒出一
条光身大汉。他是布绕克部落的砍头英雄岩嘎拉。

岩嘎拉在这条小路上蹲了三天。

这股路很窄，路两边是高过人头的山草。他不用跳到路
心，就可以砍到过路的人头。

岩嘎拉的砍头刀已经磨过三天三夜，一刀就能砍下人头。
他静静地坐着听路上的响动声。

一男一女从山的岔口冒出来。

女的脖子、手杆上、脚杆上带着银饰，一副要嫁汉子的姑
娘装扮。她长得结实丰满，走路的姿势甩动大，使得她身上的
银饰甩得叮叮当当的相互碰响。

男的是粗粗实实的男子汉，他身上没有带砍头刀，只捏了
一张弩，甩动着双手走在后面。

岩嘎拉放过了女的，对着男的举起了砍头刀，一刀下去，
人头就掉到了地上。

被砍的男人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婆娘一直朝前走着。她走
到路口的拐弯处停住了，折过头来，只见自己的汉子没有头地
朝她走来，她吓得不会动了。汉子走向她，紧紧地搂着她的腰
杆，再也松不开手了。

岩嘎拉拎着人头，拐个弯，踏上了去布绕克的小路。那个

被岩嘎拉砍了头的汉子抱着婆娘还站在路上。

岩嘎拉左手提粘满人血的砍头刀，右手拎着还滴着血的人头。他腰粗个大，黑黑的乱发中掺杂几根干枯的茅草。他走路步子拉得大，走几步就把人头拎到眼前瞧瞧，笑笑，又加大了步子向前走去。他的身后细细长长的小草路上洒满了鲜红的血点，留下了他深深的大脚印丫。

岩嘎拉第一次砍人头的时候，是跟着部落里的老砍头英雄在一起。老英雄用铁镖把路过的人剽叭在地上，岩嘎拉不费气力就拿到了人头。回到部落后没有女人搂他的脖子灌他酒。

这次砍人头是岩嘎拉独一人。

布绕克人砍人头，都要带一个麻布挂包，砍到人头，很快把人头放进包里背着跑，以防备他人抢走人头。岩嘎拉这个汉子，人头拎在手上不慌不忙，也不回头瞧瞧。

他走进一片黑树林子时，路边的草窝里钻出一只小草豹。小草豹身子瘦筋筋，轻轻巧巧像一团灵火。拎着人头的岩嘎拉像个大树筒往前滚，砸得满地枯枝落叶叭叭响。

小草豹尾随在他后面，他一点也不知道。小草豹追了一大段，也不见拎人头的大汉回过头来瞧它，就放大胆子地追了上来，张大了嘴去叼人头。

岩嘎拉突然停下了步子，把人头拎到眼前，小草豹一惊，吓得躲进了路边的草棵里。小草豹见大汉把人头拎到眼前，眼对眼，看看笑笑，笑笑又看看。

小草豹知道大汉没有发现它，是他今日拿到了有胡子的人头才这样的，小草豹把尾巴一夹在他左右荡来荡去。

岩嘎拉当然要得意，他一连三年来都为布绕克部落砍到了人头，部落里的庄稼长得好，很少有饿死鬼。今日拿到毛胡子的人头是这个部落里所砍到人头中最好的一个。他出门前，他

的阿爹就告诉他：“岩嘎拉你今日能拿回最好的人头来给部落。”

岩嘎拉已经拿到了最好的人头，他想，一踏进部落就要有很多人来迎接他。到了晚上，很多姑娘会搂着他的头把水酒倒进他的嘴巴里。他可以选一个部落里最好看的姑娘和他睡觉给他生娃娃。

岩嘎拉自己说不清是什么年月生的，部落里任何人都无法算清他来到人世间过了几个年头。他的阿妈走得早，阿爹只记得生岩嘎拉那年，果子寨的果子结成团红得像血。

岩嘎拉觉得自己可以拿婆娘了。他的阿爹要他凭本事来拿婆娘。

部落里这些些姑娘，岩嘎拉没有串过，他自己牛大马大呢，可是瞧见姑娘会红脸。他时常是躲在一旁偷看她们。部落里的姑娘一到嫁人的岁数，走路挺胸，两团翘翘的葫芦奶不害羞地像山头一样立着。那些玩过女人的男人说，姑娘的奶是男人揉大的，小姑娘的最好摸，越摸越翘，越捏越鼓。

岩嘎拉长这样大，从来没有碰过女人一下，跟女女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滋味，他一点不知道……

岩嘎拉又拎着人头像先前那样走着。他走进了一条凉水箐。

小草豹从草棵中跳到路上，追上岩嘎拉，大嘴巴伸向了人头，眼看就要叼到人头了，岩嘎拉却站到水边不动了，小草豹只得把嘴巴缩回来，悄悄地躲在岩嘎拉的身后。大嘴巴又张开了。

岩嘎拉蹲到水边，把人头和砍头刀放在一边，低头用落叶接了两叶窝水灌进肚子里。他喝了凉水一回身，人头却不见了。

岩嘎拉捏紧了砍头刀，睁圆眼睛，朝着刚走过的那条小路望去，一只小草豹头冲头冲地颠着。

岩嘎拉飞快地追了过去，小草豹听到了人的脚步声，回头看了一眼，小跑起来。它嘴里叼着人头，跑起来笨得像头猪。岩嘎拉粗粗大大却像只野兔一样轻快，小草豹慌忙放下叼在嘴里的人头，不要命地往前逃。

岩嘎拉拎起人头又追了上来，小草豹被追得手脚发软发瘫地趴到了地上。

岩嘎拉走上前去，蹲在小草豹面前：“嘿，你这个嘴馋不要命的小东西，睁开眼睛瞧瞧我，瞧见了么？给你说我是布绕克部落的砍头英雄岩嘎拉，布绕克山上的老虎见到我都要让路，你敢抢我的人头？我两个指头可以捏断你的脖子！”

小草豹趴在地上发抖，眼角淌出了泪水。

“快爬起来，你小，我不会要你的命。”

小草豹起身还不敢走，岩嘎拉在它屁股上拍了一下，小草豹才歪歪倒倒地走了。小草豹走了一段路，回过头来瞧瞧，岩嘎拉向它摆了摆手。

岩嘎拉提着砍头刀，拎着人头，洋洋自得地过了凉水箐，走过神山，进了布绕克部落。

布绕克部落的上空飘起了一阵阵的热闹声。

还是个砍人头祭谷的季节。

布绕克人过了大年过小年。

过了年后的布绕克山一树树的白花争着开放。花开成团、开成片、开成林。布绕克人在飘动着白花的季节，选定了月亮团的那日去布绕克山的岔路口砍人头。

砍头人一连在岔口守了三天，都没有遇上过路人。

第三日大清早，叶嘎阿公家的竹掌楼梯就被人踏响了。部落里的大小头人，都挤到叶嘎阿公家。叶嘎被他们的说话声吵醒，一骨碌翻起来蹲到火塘边。

火塘边已经围满了人，一位中年男人，手里拿着刚杀死的鸡，正在火苗旺处燎完毛，砍成小团放进锅里和红米煮着。

叶嘎呆呆地望着他们，他们一个个不肯说话，只是看着鸡肉块在锅里翻动。叶嘎很快就闻到了鸡烂饭的香味，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锅里。

没等锅里米烂鸡熟，烧鸡毛的汉子人就把两只鸡腿和鸡头捞到了木拉碗里，抬到阿公面前。阿公是部落里的巫师，看鸡卦，他先看，以他说的为准。

阿公发现了鸡腿上有两个小孔，孔比针尖还要小些。阿公用一根细线把两只鸡腿骨拴在一起，瞧了又瞧，把很细的竹杆插在小孔里，看了一阵后，递给旁边系红包头的大头人。

大头人岩不勒。他们轮流看了一遍后都笑了。正在抓烂饭填肚皮的砍头人木软，很快吞下木拉碗里最后一嘴烂饭，木拉一丢，拿着闪闪发光的砍头刀出了门。木软比岩嘎拉晚出世，但在串姑娘方面比岩嘎拉醒得早。他早就看上了一个叫娜瑞的姑娘。姑娘生得扎实好看，部落里想串她的伙子排起来有一大串。

木软跟岩嘎拉不相上下，也是一条壮实的大汉，他的头发生下来就自然卷曲，浓黑的眉毛像把黑扇。姑娘都要等他独个人拿到人头回部落时，才肯做他婆娘给他生娃娃。

木软是今年新推选出来的砍头人，他一连出去了两天没有拿到人头，第三次出门走在路上身上都在冒汗。

“鸡卦里说，今天去的人只要勇敢，就可以砍到人头。阿公你就不要为他急嘛。”

叶嘎的阿公直挺挺地站立在竹掌台上，望着砍人头的那个方向。

这以前，每年这个时候阿公都要这样，站在竹掌台上等待儿子岩嘎拉拎着人头进部落来。阿公一见到拎人头的儿子走进部落来的时候，就高兴得像个娃娃，跳着笑着走到儿子旁边。

此时此刻，阿公的心也砰砰地在跳。阿公的心情，小叶嘎无法知道。

她跟阿爹阿妈住在山林中，没有种过地，成天就是支扣子下小雀捉小兔子。她会吃大米饭，大米是阿爹用兽皮、干巴从坝子汉人家换来的。

没有人头布绕克人就种不出谷子，这是叶嘎到了布绕克部落才晓得的。

“阿公你先蹲下来，砍人头去的人才出门，他现在还走不到三岔路口的，他要回部落来，还要等些时候的。”

阿公低下头来，摸着叶嘎杂乱的长发。在砍人头和祭人头的日子里，布绕克部落人都不出门。大家都守在部落里，等候着人头的到来。

早小叶嘎紧紧地挨着阿公，她不时看看矗立在部落后山的那棵绿茵茵的大车树。大车树上有好多雀在跳闹。

布谷鸟飞来。“布谷、布谷”地叫两声，飞过部落的上空走了。

听到布谷鸟的叫声，阿公皱巴巴的脸像阴了天。

“布谷、布谷。”该死不死的鸟又叫着飞来了。叶嘎也有些不高兴了。她想进房里拿弩，把布谷鸟射下来。可是，叶嘎知道，阿公的弩是用来射豹子的，那根紧梆梆的弦叶嘎是拉不开的。

布谷鸟站在大树上，叶嘎大着胆子地对阿公说：“阿公，

瞧那只布谷鸟又要来搅你的心了，我拿弩来，你射死它，我们吃它的肉。”

“不能打它。布谷鸟的声音是神给的，它是来告诉我们阿伥人，撒谷子、栽包麦的节令到了。布谷鸟叫，我心里更是急，今日再拿不回人头来，部落就不能撒种，谷地上的野草会长起来压倒我们阿伥人的。”

木软出了布绕克部落，急急忙忙地来到砍人头的三岔路口。他拿柴棍在三岔口处画了一个很大、又不容易被过路人发现的圆圈圈。

布绕克人砍人头有个规矩：不是凡过路人都要活该挨刀断头。过路人踩进了画的圆圈里，就命该掉头，不进圆圈圈的是说这个人不愿拿头给伥族人祭木鼓、祭鬼。木软画好了圆圈圈就藏在草丛里……

砍头的季节人们都不出门，路头路脚拾不着成串的赤脚丫印，只是有些外来人，和有急事的人才会路过三岔路口。木软明明知道，今日必定有人要路过这个地方，但是日头爬上了树梢，也不见过路人，心里有些焦急不安。他今日当真拿不到人头，整个部落的人都要斜眼瞧他，他这一生人连个难瞧瞧的婆娘也拿不到。真是这样，木软就是冒死也得去班老部落偷砍一个人头回来。

从山下伸延上来的那条小路上传来了走路人踢响树叶的嚓嚓声。木软的心一跳，捏紧了铁镖……

路边的老扁草摇动了几下，先露出一撮黑头发，接着整条人的身子冒了出来。这个人，一看就不是木软的对手，个子比木软矮一截，身子不粗，他不像山上的伥族人，倒像半坡上居住的拉祜、佯僂人。

在这个季节，在这个阿伥人砍人头祭鬼的时候，路过这里

的人，照布绕克人的话，是自己送头来给阿佤祭木鼓、祭神用的。布绕克人不拿他们的头，班老部落的人也不会让他从砍头刀下走过去。

布绕克人有俩种砍头法：一种是直接用刀砍下人头，另一种是先用镖子从人的后背刺入心脏，紧接着用长刀砍下人头。木软此时此刻已决定不用镖子，直接就可以拿下他的头了。

这人出了小路，进了三岔路口，木软拿眼睛数着他的脚步。眼看他一脚踩进了那圆圈里，就突然纵身飞出草丛，把那人按翻在地，一大个身子坐在那人身上，抓住往上翘起的那一撮头发。

那人一时脸色白咋咋地叫“放我一条命，我不在你阿佤山住，我要去山那边。”

木软没有被说软，他两刀砍下了男人的头。

那人的头被砍了，木软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去，你想去什么地方，就去。”

没有头的人，往前面的小路走了十来步，碰上了路边的一棵栗树，他双手紧紧地抱住树身，大树就像粗了一截……

木软把砍下来的人头装进麻袋里，往上一甩飞跑着回布绕克部落。

部落的木鼓声响了。

咚、咚咚！咚、咚咚……阿佤像大山翻身，醒了！

人声、脚步声、喊叫声，刹时，部落中间的那块空场上晃动着黑涯涯一片人头。

砍头英雄木软从麻袋里拎出人头，一手提着长刀，一手拎着人头，高高举过头大步地向人群走来。

一大窝女人拥着他，把他团团围住。

女人们的手里拿着鸡蛋，拿着缝衣裳时用的针。她们是给

人头赎罪。

她们把鸡蛋打烂喂在人头的嘴里，用针去扎人头的眼睛。

“人头呀，你为何要碰上阿瓦的砍头刀，你的阿爹在等你，你的阿妈在等你，我们给你鸡蛋吃，你去找他们。”

女人们争着给人头喂鸡蛋。她们用针扎人头的眼睛：“人头呀，走路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眼睛闭上，你瞧不见砍头刀，砍头刀却要了你，我们用针扎开你的眼睛，你去找你的婆娘儿女。”

阿公忙从竹掌上跑下来，向木软走去。女人们给阿公让开了一条道，阿公从木软手中接过头，放进已经编好的一个竹箩里，人头和竹箩一同放在木软家鬼门外的篾架子上，上面还有供给人头鬼的大米、水酒、一只小鸡和猪肉等。

按布绕克人的习惯，砍到人头后，首先供在砍人头英雄的家里，然后再供到其他人家。

人头只能供九户人家。布绕克人都喜欢把人头供在家里，因为这样做，家里的谷子长得好，一家老小不会遭病疼，上山有兽肉，下河有鱼虾。

供人头的人家都得剽一头猪或一头牛做鬼。

砍头英雄木软家供了新砍来的人头，还剽了一头黄牛做鬼。

当夜色来到布绕克部落的时候，全部落的人都拥到了供人头的木软家，他们喝水酒，跳舞唱歌：

人头啊莫要埋怨，

砍你为的是得到丰收，

你的头会给布绕克人带来安宁幸福。

人头啊你千万不要怪砍头刀，